



反建筑与解构主义新论

(原著第三版)

ANTI-ARCHITECTURE
AND DECONSTRUCTION

(THIRD EDITION)

[美] 尼科斯·A·萨林加罗斯 著

李春青 傅 凡 译
张晓燕 李宝丰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反建筑与解构主义新论

(原著第三版)

ANTI-ARCHITECTURE
AND DECONSTRUCTION

(THIRD EDITION)

[美] 尼科斯·A·萨林加罗斯 著

李春青 傅 凡 译
张晓燕 李宝丰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27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建筑与解构主义新论/(美) 萨林加罗斯著; 李春青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ISBN 978-7-112-11507-5

I. 反… II. ①萨…②李… III. 建筑学—文集 IV.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950 号

ANTI-ARCHITECTURE AND DECONSTRUCTION (THIRD EDITION)

© 2006, 2008 UMBAU-VERLAG Harald Gottfried & Nikos A. Salingaro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all the copyright hold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由德国 UMBAU-VERLAG 出版社和 Nikos A. Salingaros 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白玉美 率 琦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陈 波 赵 颖

反建筑与解构主义新论

(原著第三版)

[美] 尼科斯·A·萨林加罗斯 著

李春青 傅 凡 张晓燕 李宝丰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千辰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288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ISBN 978-7-112-11507-5

(1881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致 谢

非常感谢 UBAU 出版社结集出版我的这些文章，因为它们最初零散地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和网络杂志上。例如，《建筑风格的棋盘模型》(The Chessboard Model of Architectural Styles) 一文最初发表于意大利的《Il Covile》杂志第 320 期 (2006 年 4 月)，其英文版是我自己翻译的。《解构主义的威胁》(The danger of Deconstructivism) 一文最早发表于意大利的《Temi di Stefano Borselli》杂志 (2003 年 2 月)；该文的英文版则刊登于“吹牛双雄”网站 (2Blowhards) (2003 年 3 月)。《查尔斯·詹克斯和建筑新范式》(Charles Jencks and the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 一文的缩编版发表在《混沌与复杂的意义》(Chaos & Complexity Letters) 第 3 卷 (2004)；目前的完整版以前从未公布过。《解构解构主义》发表于《PLANetizen》(2003 年 1 月)；缩编版刊登于《The American Enterprise》(2003 年 3 月) 第 13 卷第 2 期第 13 页上；其西班牙文版发表在《环境杂志 90》(AMBIENTE Revista 90) (2003 年 3 月) 上。《死亡、生命和里伯斯金》(Death, Life, and Libeskind) 一文发表在《建筑实录网络版——为了建筑》(Architectural Record Online—In the Cause of Architecture) (2003 年 2 月) 上；经《建筑实录》杂志网站许可，其缩编版又刊登在了“吹牛双雄”网站 (2003 年 1 月) 上。该文的后记是新写的，至今还未出版过。安东尼·维德勒 (Anthony Vidler) 的书评《扭曲空间：现代文化中的艺术、建筑与渴望》(Warped Space: Art, Architecture, and Anxiety in Modern Culture) 发表在《城市设计》杂志 (2001) 第 6 卷第 332 ~ 334 页，Taylor & Francis 有限公司的 Carfax 出版公司提供了其再版的许可。《作为邪教的 20 世纪建筑学》(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 as a Cult) 一文发表在《建筑和城市规划协会会刊 (INTBAU)》第 1 卷 (2002 年 11 月) 上，文章号为 3 号。该文的后记至今还从未发表过。《反建筑与宗教》(Anti-architecture and Religion) 一文首先发表在葡萄牙里斯本的《Broteria》杂志 (2002 年 11 月) 第 155 卷第 11 ~ 13 页，得到了宗教建筑学会的再版许可。《当代教堂建筑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ontemporary Church Architecture and Saint Augustine's 'The City of God') 一文最初发表于意大利的《Il Covile》杂志第 300 期 (2006 年 1 月) 上，该期的主题是“特殊的宗教建筑”，其英文译者也是我本人。《德里达病毒》(The Derrida Virus) 一文发表在《TELOS》杂志的第 126 期 (2003)，第 66 ~ 82 页。《新和平祭坛博物馆》(The New Ara Pacis Museum) 一文最初发表于意大利的《Il Covile》杂志，第 329 期 (2006 年 6 月)，英文版也是我翻译的。《新雅典卫城

博物馆》(The New Acropolis Museum)一文发表在“吹牛双雄”网站上(2004年2月);再版于《Temi di Stefano Borselli》杂志(2004年3月)第196期、《I Fileleftheri》杂志(2004年3月)和《建筑杂志》(Archimagazine)(2004年4月)上;西班牙语版发表在《FORMA》杂志上(2004年3月),意大利语版发表于《建筑杂志》(2004年4~5月)。《秩序的本性: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和新建筑》(The Nature of Order: Christopher Alexander and the New Architecture)发表在法国的《Vogue Hommes International 15》杂志(2004年春夏版),第116~119页。《侵略建筑教育:维塞岛的‘政变’》的缩编版发表在“吹牛双雄”网站(2004年9月)。《为什么我们会有可怕的野蛮建筑?》是由詹姆斯·卡尔布(James Kalb)所写,它最初是分为三部分分别发表于《转变(Turnabout)》杂志上(2008年1月)。

尼科斯·A·萨林加罗斯

尼科斯·A·萨林加罗斯

“一些人的嘴里老是嘟囔着科学术语，他们比某些真正愚蠢的人更加令人恼火……在有些人垄断性地使用一些科学概念和术语的过程中，普通知识分子发现其中实际存在一种极度严重的知识灾难。”

——尼古拉斯·戈梅斯-达维拉 (Nicolas Gomez-Davila), 1992

“在建筑和艺术类院校里，教师们还在讲授着那些单调乏味的教条；这些教条不仅违反逻辑，不符合美学标准，不遵循自然规律，而且也不是以人为本的。教授们为了进行这种荒谬且教条化的建筑学教育实验，他们把人当成了实验室中的豚鼠……对年轻建筑师来说，他们头脑中还充满着追求更美好世界的梦想，而这些实验却粗暴地赶走了他们的梦想，因为如果他们坚持梦想，就得不到自己的建筑文凭。因此，建筑师只有服从这些教条，才可能得到进入建筑行业的许可和认证，才有进行建筑设计权利。”

——弗里德里希·洪德特瓦瑟 (Friedrich Hundertwasser), 1993

“在现代主义建筑周围有一群批评家和经理人，他们是那些现代主义信徒的启蒙者。理所当然，这群经理人从一开始就在促成这些莫名其妙、荒谬绝伦的事情的发生，以免公众认为他们无所事事。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的做法都是依靠国家支持的，因为目前国家支持已经是扶持高级文化的主要源泉；这些经理人自己与其他一些类似他们的人分担了所有官僚机构的任务，进行一些不声不响的没有作为的工作，同时这些官僚机构也吸收他们进入所有的委员会中，因为这些委员会与经理人的地位和将来的官位高升都有关系。”

——罗杰·斯克鲁顿 (Roger Scruton), 2000

“人文学科已经在试图通过使用专业术语模仿科学了，但是它并没有把握住科学思想的真实本质。而在其他方面，它又一意孤行地完全抵制科学模型。”

——丹尼斯·达顿 (Dennis Dutton), 2003

“但是，有一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我们应该关闭目前所运行的建筑类院校，并且用实践训练取代建筑教育，这种做法历史上是曾经存在的。否则的话，“建筑教育”会成为一个所谓的“学术”问题，并且学校会用虚假的学位来代表学生的每一项成功。这样，前一种情况所产生的建筑会大大优于后一种情况所生产的建筑，当然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商榷。”

——詹姆斯·斯蒂文斯·柯尔 (James Stevens Curl), 2004

目 录

致谢	P3
作者前言	P11
序言	P16
“关于罪过的几点思考”	P19
绪论	P22

第1章 建筑风格的棋盘模型

亚历山大·萨林加罗斯（Alexander-Salingaros）的模型必然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因为这些人认为这种模型限制了艺术家的创造力。同时他们反问道，难道自由、创造力和生命状态都没有存在的意义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自始至终都渴望获得更大可能的感觉体验吗？萨林加罗斯一直在以一种更微妙和宽泛的方式为实现这种渴望而奋斗着。他认为，为什么不能把建筑风格想像成一块棋盘呢？因为棋盘能够展现一种非常独特的复杂性：那就是在棋局中有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和规则。棋盘以外是一片空白，是死亡——棋盘内那些本应变化无穷的排列组合在此处会显得毫无生机，最后必将把我们逼入如寒冷荒漠般的死局。而如果我们返回棋盘之内，就会发现对弈的关键所在。即约束是不确定的；规则和模型有可能促成新的创造力。而且，这还可能产生无数的走棋路线，同时出现无限的走棋方式和对弈结局。所以谁会认为棋盘中的规则是自己的限制呢？如果我们想要选择无限的未来，为什么不放弃死局而选择生机呢？

P27

第2章 解构主义的威胁

在艺术和建筑学领域，智力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萨林加罗斯就此确立了情感体验在建筑设计上的至高地位。他在论文中也论证了一些根本的观点：即我们不必把情感探索体验本身变成一种戏剧场景，实际上它更可能是一种理性而文明的经历。

P37

第3章 查尔斯·詹克斯与建筑学新范式

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是一位敏感的词语编造者和风格追随者。回顾他近期的一些作品和思想，萨林加罗斯注意到詹克斯使用了科学概念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

确性，即他认为解构主义建筑是建筑学上令人兴奋的一次大发展，意义非凡。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萨林加罗斯善意并温和地揭示出詹克斯对这些科学概念的理解是肤浅的。事实上，解构主义建筑根本没有体现以上那种观念。而此时它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被充满幻想的华丽词语所魔力化了的表面的东西。 P41

第4章 解构解构主义

世界贸易中心方案照亮皇帝的新装
(与迈克尔·梅哈菲合著)

在这篇短文中，萨林加罗斯首先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解构主义到底能够表现什么？他没有犹豫不决，而是谨慎地为解构主义引入了一种积极的并真正基于新科学的表现途径。 P52

第5章 死亡、生命和里伯斯金

(与布赖恩·汉森合著)

萨林加罗斯注意到一项著名的解构主义建筑项目，这就是由丹尼尔·里伯斯金设计的世界贸易中心遗址重建方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一方案？首先，它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其次，它使我们重新回到了基本的情感体验。萨林加罗斯想要极力证明一个论点，即对所有文辞华丽的环境来说解构主义本身的这类情感体验和设计过程是消极的。因为它并没有释放我们的创造力，相反，我们的创造力在它面前备受打击。就如同把我们引入了阴暗而局促的走廊空间一样。作为一位善良而饱经世故的过来人，萨林加罗斯不仅在探寻这种停尸房般的感觉是否恰当，而且还在追究解构主义是否从根本上展现了人类精神的演变历程。 P56

附笔一：命运比死亡更糟糕？(与布赖恩·汉森合著)

P65

附笔二：希勒尔·肖肯的来信

P68

第6章 扭曲空间

在萨林加罗斯似乎是不经意为《解构主义对空间的处理》一书所写的书评中，他运用了自己最受人欢迎的一种写作策略。那就是首先完全相信书中的话，再反驳，最后甚至诱使其自身说出实情。萨林加罗斯让我们产生了一些疑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在和谁交谈？”（虽然文中并未阐明，但是我们却可以得到非常明显的答案：他们当然是在相互交谈） P71

第7章 作为邪教的20世纪建筑学

我们遇到了解构主义建筑，并且已经向它张开了思想的翅膀。因此，此时已经到了需要我们直接抓住问题关键的时候了，即作为一种建筑学领域的运动，解构主义到

底是什么以及它代表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发现萨林加罗斯的论文写得有些骇人听闻甚至无病呻吟，因为我自己也已涉及解构主义建筑，所以我认为萨林加罗斯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当我读完他的文章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明星建筑师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同时解构主义建筑又是如何达成他们的这些目标的？

P74

附笔：福音的权威性

P79

第8章 侵略建筑教育：维塞岛的“政变”

有一件事我们很难相信，但是它却是事实：只有少数建筑类院校在教传统建筑与城市。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整个世界里只有极少数学校在教学生如何去设计能让大多数人获得愉悦和满足感的建筑环境。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情况啊，不是吗？所有的其他学校都被现代主义建筑所包围，这里热衷的是时尚和热点：解构、流体建筑……我再一次发现自己正在摆脱一些怪异而有害的阴谋，这正是我们的精英建筑师们决定输灌给我们这些人的。因此，当我得知最近其中一所非常杰出的传统建筑学教育的前哨学校已被推翻时，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一件事情啊。

P84

第9章 反建筑与宗教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论述了在那种可变的传统中人们的力量和勇敢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他们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我们远离艺术已经太久等问题，同时还是为了更直接地抓住问题的关键。这些问题的深刻本质也许就是艺术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此虽然我还不能总结尼科斯的思想，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篇评论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重要意义和实质内容与我所见的任何艺术批评一样一针见血。尼科斯·萨林加罗斯曾经写道，“这表明了建筑设计价值观的转换，即建筑从传统的符号和规则（这能够表达宗教）转换到了抽象的理念（因此这是与宗教相竞争的）”——这就像在破解一个奇异的抽签一样。

P90

第10章 当代教堂建筑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为什么教会和当代建筑师之间的合作关系看上去似乎超出了原本的神圣状态？并且还表现出一种全球化的市场形态？由于存在一些杞人忧天的想法，教父把教堂建筑确定为一种当代建筑的形象。然而由他们委托的新教堂建筑项目与以前那种令人满意的宗教建筑形式完全不同。在这些新教堂中，礼拜者常常不能被振奋或感动，相反他们感受到的是失望与孤独。这样，建筑隔断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教堂把人们的精神追求强加到空洞的建筑形式和现代的建筑材料之上——即精神被强加到抽象的形象塑造中。在本文中，萨林加罗斯通过比较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程序与人类的基本原则，强调了人类信仰的重要性。

P95

第 11 章 德里达病毒

我们必须承认解构主义建筑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它能够消耗和破坏人们非常聪明的大脑。尽管如此，它还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它同时也会给大脑灌输一种高烧后的兴奋，那是一种对解构主义的自毁行为而产生的兴奋。在此，萨林加罗斯针对解构主义的特殊能力给我们作出了值得称道的正确评价。

P100

第 12 章 “德里达病毒”的背景材料

（包括与特里·M·米奇顿合著的部分）

现在，萨林加罗斯的看法和论点的框架结构已经确立，这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回顾整个研究过程，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整个理论框架。因此，此时我们开始研究解构主义是如何把拆解变成一种创造行为的。

P117

第 13 章 新和平祭坛博物馆

萨林加罗斯针对一项近期的真实案例进一步明确了他的论点，因为本项目在空间比例和隐喻方面都很完美。该项目就是罗马的和平祭坛博物馆，其设计师是美国的纯现代主义者和几何主义者理查德·迈耶，该建筑的建造目的是容纳当地 13 世纪为纪念稳固的罗马帝国而建造的祭坛遗址（这座博物馆于 2006 年 4 月开放，它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罗马历史城市中心建造的第一座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因此它已经是并将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这座建筑中的新旧要素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在迈耶的作品中，视角、平面、空间、表面以及遮阳窗所传达的仅仅是一种类似牙医候诊室内昂贵而苍白的豪华装饰。同时，它所容纳的古典建筑反而显得更加小巧和精致，显示出一如往昔的重要意义，散发着强烈的生命力。遗憾的是，迈耶的新博物馆所表达出的东西太过符合我们的时代特征：这实际上是把一种高端的全球化的生活结构插入大城市的鲜活灵魂之中，并且只有建筑师自身了解这一点，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中的其他一些人不知何时才能认清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呢？

P126

第 14 章 新雅典卫城博物馆

希腊新雅典卫城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评判实例，因为这个博物馆将伯纳德·屈米的解构主义思想引入了希腊雅典，从而使屈米在西方文明的土地上一举成名。在这座建筑中，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历史与倍遭破坏的现在不期而遇。

P131

附笔：雅典建筑的自相残杀

P134

第 15 章 建筑理论与伯纳德·屈米的作品

这里的建筑理论到底是指什么呢？当我们清醒而实际地立足历史和科学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时，萨林加罗斯同样展现了他聪明机智的一面。当我们读这篇文章时，会有

无数不需要提出的（但绝对明显）问题浮出水面，同时也会有无数不必阐明的（但绝对明显）答案水落石出。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如果他们不是想有所作为，那么他们又在做什么呢？他们的建筑理论的版本不可能是一种反文明的障眼法，不是吗？难道我们想牺牲自己的安宁而使他们的明星光环更加明亮吗？

P143

第 16 章 《秩序的本性》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与新建筑

（包括书评和对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采访）

最后，我们历经披荆斩棘，顺藤摸瓜，终于抵达了这一领域问题的真正起点。通过回顾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代表作《秩序的本性》（2003），并与亚历山大本人进行了讨论，我们才承认并真正体验到建筑（或建筑理论）是能够有积极的一面的。我们与解构主义的斗争使我们认识到，解构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不确定的，而建筑和城市生活是可以为人类的安宁作出贡献的。

P165

1. 关于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秩序的本性》的书评

P165

2. 采访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

P166

第一版后记

P171

第二版后记

P173

第三版后记 “为什么我们会有可怕的野蛮建筑？”

P176

参考资料

P180

《反建筑与解构主义新论》的书评摘录

P186

*** 本书中的注释均来自迈克尔·布洛哈德**

作者前言

本书对解构主义建筑及其深层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这个话题我很早就已经非常关注了，并且之前还针对这个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学术评论文章，发表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和学术期刊上。其中一些评论文章最早是以不同的语言来撰写的，在收入本书后首次统一修改成英文版的形式。当前，人们如此醉心于解构主义这种奇怪的建筑风格，在没有其他任何书籍能够充分地分析并抨击这种社会现象的时候，我的这本论文集将担此重任。

第二版收录了我最早以意大利语撰写并发表的三篇新评论以及第7部分的后记。并且迈克尔·梅哈菲（Michael Mehaffy）为本书的第二版写了尾注。虽然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出版时间只相差三年，但是这期间却发生了不少值得一提的事情。本书的影响力达到了出乎意料的程度，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增大。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人们认为这本书观点积极，立论突出，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已激怒了目前建筑公司中的一些人，引起了他们非常敌对的过激反应。因此这本书似乎已经碰触到了某些人的神经。

这本书最初是作为一本论文集出版的，目的是激烈地批评当代一些最时髦和最受人尊重的建筑师，其英文版由一家德国小建筑出版社出版。一般读者对这本书并不了解，因为美国和英国的主要书店（包括网上书店）都没有出售本书。美国一家著名的建筑书店确实出售过本书，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书店在自己的网站上却谴责了本书！当我的出版商抱怨说该书店的这种做法对提升销售量毫无意义时，我们所说的这家书店迅速撤下了本书。尽管存在这么多的障碍，本书还是被翻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波斯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并且它的第一版现在已经销售一空。

这本书已经达到了它最初的出版目的，因为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似乎已经悄悄接受了这本书。我高兴地听到了一些建筑师、建筑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新闻记者的言论，他们已经肯定了我的某些想法。他们中的有些人还非常感谢我，认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讨论建筑和社会话题的框架。其他人，也就是我本人并不认识的一些人，他们从这本书（或从单篇的论文，也就是合订成书前这些论文的原始状态）中获得了重要的概念。总而言之，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便于进行分析的标题。

至少我提出的一些词汇已经流行起来。互联网、书籍、报纸和期刊日益把最令人厌恶的当代“明星”建筑师描述为“反建筑师”，他们设计的野蛮建筑荒谬地到

处繁殖，人们把这种现象解释成感染病毒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些怪异而巨大的建筑形式故意表现出不适应性，人们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分析它们。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建筑形式和空间给用户带来了生理上的焦虑和疾病，但是建筑师（或宣传这个建筑师的建筑评论家）否认建筑与人的生理之间存在联系。我希望我们带头起诉这些由建筑诱发的疾病，并以此来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本书甚至可以用作起诉的呈堂证供。

在建筑学之外的一个开放论坛中，一场建筑辩论正在全面展开，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讨论以上这些基本问题。20 世纪的建筑学假定了一套由权威人士确定的完全未被证明是正确任务（其特点是作为宗教的替代品，包括改变自大的自欺行为），但在建筑学自身的内部我们几乎还没有讨论过这个关键问题。许多人一再表达出他们对建筑学的渴望，因此建筑也获得了崇高的理想。那些喜欢新鲜而奇怪的建筑造型的人是在人造形式中寻求刺激。然而，这种内心的愉快混杂着已经死亡的宗教向往，随后呈现出宗教信徒仅向他们的布道者才展现出的嘴脸。与此同时，他们的追随者为否认世界上的生命生成过程的几何学而欢呼。

普通公民突然发现，自己对建筑形式的直观感受并没有失常，而是拥有了来自科学的理解力基础。只有使用者才能说出那些建筑是不好的，它们的外观和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丑陋、怪异和邪恶。我们卓越的建筑评论家、杰出的院校和国际媒体把普通公众搞得困惑不堪，晕头转向，公众最终会发现一群人（也就是我的朋友圈和合著者），这些人证实了他们所深深感受到的挫折。这种感受正是他们对建筑环境衰败和建筑领导阶层渎职的正常反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已经能够帮助人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并抵抗来自强大机构支持和促进的媒体和专家效应的冲击。

至于我们所关心的建筑实践和教学问题，情况更加复杂。普通建筑师继续像往常一样经常忽视学科内的这种两极分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错误地假设普通公众“只是理解不了”建筑。建筑学专业不是自治的，因此我们不能把那些滥用和破坏大自然的精妙几何学的专家们和公众完全区分开来。建筑学专业在适应人类敏感性和生物圈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也是毫不情愿的，它表面的光彩和大量的宣传就是谴责这种情况的反应。当代建筑没有适应生物学的形式和过程，人们对这一事实的辩论才刚刚开始，并很快会变得更加激烈。

建筑教育仍然孤立于世界之外，对于其未来我们还很难作出断言（虽然建筑教育控制之下的那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或者根本不希望考虑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我曾经在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建筑院校中作过演讲，在那里我一方面面临的是有生

命的建筑形式之间完全脱节，另一方面遇到的是教授、必修课本、杂志和全球媒体所推崇的内容，他们把这些内容作为先锋派艺术的虚无主义者标准。学生看不到这种发生在建筑学术界的骗局的范围与程度；否则他们可能会陷入一场与教师之间的具有破坏性的斗争之中，并且会因此永远拿不到自己的学位。他们最好在自己有能力自立的时候发现这一点（或者进入建筑研究所时，或者在参加工作实践之后）。

我已经发现研究古典和传统建筑、景观建筑学、可持续和绿色建筑的同行给了我越来越多的赞成和认可——这些值得尊重的研究团体处于当前标志性建筑横行的世界的边缘地带。但是，这些学科正在扩大影响力，它们最终也可能为我们培养出未来的建筑师。因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利益的议程正变得极为重要，标志性建筑师也开始发现自己非常孤立，处于防御状态之中。除了以上的这些分析，这些标志性建筑师想要假装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概念，同时还不让任何人注意到他们对建筑环境的根本性破坏，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积极性的发展，一小部分建筑教育者日益接受了我的文章，并把它们作为开展创新的机遇。这些人与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权力机构毫无关系。他们是真正想让自己的学生成为更好的建筑师，因此选择了这种观点，而不是要相信政治游戏。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挑战，因为我要帮助他们尽力从建筑教育系统内制定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即使只有少数的学者型和实践型建筑师（并且迄今为止他们也是占少数）愿意为了更好的未来做出改变，他们也一定能够成功，尽管这种做法违背了已经确立的传统。我的文章有助于在建筑类院校激起一场健康的辩论，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人们支持和鼓励的过程。尽管大多数建筑类院校宣传自己对这一论题采取了开放的方式，但是它们要是带着我的观点的话将不会走得那么远！

实际上，我一直很注意不要挑起任何争议，除非我认为这确实非常必要。例如，最近我不得不坐在一所世界一流的建筑院校中听大学院长的讲座，其中他提出了建筑史上各个时期的三位最伟大的建筑思想家，他们分别是维特鲁威（Vitruvius）、帕拉第奥（Palladio）和里伯斯金（Libeskind）。我一直保持安静，不希望令会议的组织者难堪，因为他同时也是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我帮助了另一所著名建筑院校的院长，因为他作了一场相当不错的关于城市的讲演。后来，我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但是他马上把这本书又邮寄给我！那么这就显得很奇怪了——因为院长们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他们并不是特别想要的书籍，他们可以把这些书捐赠给学校的图书馆。很显然，他不想把这本书放到他们学校的图书馆。他可能已经把这本书扔进垃圾桶而不用支付回邮的运费，但是他一定发现了本书具有明显的煽动性——并且这种煽动性的程度已经令他觉得有必要毫不犹豫地把它寄回去了。

标志性建筑发现自己身处日益加深的危机当中，这种危机也在不断发展。商品文化帮助和支持了这种危机的发展，因为商品文化太陶醉于这种标志性建筑之中，以至于把虚无主义的媚俗当成了宝贝。当前，虚无主义的表现还在暂时继续着，它为公众消费创造了一种诱人而透明的形象，以供他们选择。一种富含感情而持久的建筑会兴盛起来，并且有可能它已摆脱了由特权阶级提供的腐败支持。人们最终会重新发现简单而又有生命力的建筑，只要我们把这个天真的愿望和目标保留在心里，我相信这本书将会继续为读者提供灵感。

本书还包含了两个新的部分：一是我的第二篇关于新雅典卫城博物馆的评论文章；二是一篇记叙葡萄牙维塞岛的建筑学校被现代主义接管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这场建筑学政变发生之后不久写的。我原来的关于反对雅典博物馆的评论出版了好几种语言的版本，并且已经在世界各地广为人知，但是在希腊除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做出努力。我所预测的新雅典卫城博物馆造成的后果远远比我能想到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因为人们针对这座明星建筑开展了一次成功的宣传活动，手段高超，效果显著。它破坏并仍在威胁着雅典的部分历史城市肌理。公众被某些人用我在书中所描述的方法进行了洗脑（但是他们不从我这里吸取教训）。如果谁认为我的这些警告是夸大其词的话，那么就请看看雅典吧，这种洗脑法实际上正在进行之中。

第二个关注点是关于建筑教育。我们不能指望在现有的建筑类院校中培养人文主义建筑师，因为这些建筑类院校没有根本性的新型教育计划。建筑机构恰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感觉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一所教人性化设计的建筑学校被无情地接管了，这是建筑学界的一次可怕的退步。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到教训。一次历史性的失败最终能够成为一句导致最终胜利的战斗口号。

詹姆斯·卡尔布最近在自己的网站上贴了三篇帖子，重新加入了这场战斗。他非常友好地同意让我把他的这几篇网络评论作为本书的新后记，题目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可怕的野蛮建筑？》。詹姆斯就宗教对当代建筑风格的影响提出了意义深刻的疑问，这也正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目前正在从事的讨论课题。

那些人在过去几十年里都限制人文主义建筑，而最近却选择支持它，这种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在本书第7章的附笔“福音的权威性”中，我论及了现在这些野蛮建筑的支持者们是如何通过引用一张科学词汇表来虚构出一些听起来似是而非但却错误的论点，并用这些论点来宣传他们怪异的建筑形式。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持他们在这个学科中的霸权地位，这实际就是在他们的一系列欺骗性做法中

的又一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权力。但是，学生们很容易上当，因为他们面对的新书包含了富有吸引力的有机图解，而且书中那些虚伪的建筑理论家严密谈论的内容几乎与我们所谈论的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却将谈论的内容转向了最荒谬可笑的“反建筑”。他们的论点依靠的是与生物学形式进行最肤浅的类比，这显示出他们对科学缺乏根本性的理解（这一点是很不幸的，因为它对建筑师和学生来说并不明显）。

我必须承认，最近他们非常巧妙地完成了这种宣传活动！这些新书的标题推动着新的设计方向，而且这些标题中包括了一些很容易引人上当的字眼：“生物”、“绿色”、“园林”或“自然”。这些书的作者（和出版商）已经放弃使用他们常用的施虐狂般的建筑风格，因为在这种风格中通常采用太小的而且没有装饰线的字体，还有浅灰色的墨水和模糊而粗糙的照片；他们现在采用的是一种精致的大而有装饰线的字形，以及纯黑的色彩和具有生物学形式的鲜明而细致的照片，以此来替代先前的风格。几十年来，这些书首次具有了段落间隔！人们可能会误以为这些图书是我的朋友们写的，不仅是因为它们内容的浅显化，而且还因为它们让人们“看到和感受到了一些内容”。在这一点上，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意图：他们不仅排斥我们，而且又一次窃取了我们自己的词汇表。还记得旧的极权政治制度是何时最后被推翻的吗？就是那些为秘密警察工作的人自己成为抵抗者，迅速采取行动接管了新的民主政府。这又是一次老把戏。



序 言

(詹姆斯·史蒂文斯·柯尔)

所 有关关注建筑教学、城市规划以及建筑环境其他方面的各个机构都应该来阅读《反建筑与解构主义新论》这本书。而且每一位想成为建筑师的人也应该阅读这本书。

然而，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愿望，因为大多数建筑师根本就很少阅读：他们只爱看那些诱人的图片和引人注目的口号。只有极少数可敬的建筑师除外，这是一群杰出的个体，他们保护和修复古建筑，凭着自己的敏感性和学识来加强或改造它们。这些建筑师还设计新建筑，但是这些建筑给生活带来的是快乐和高水平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带来威胁。他们理解材料的本性，能够把它们很好地运用到建筑当中，而不必要求工程师和像柔体演员一般的其他辅助人员来帮助他们实现设计方案。

这本书的出版既揭示本质又非常及时，萨林加罗斯在书中把一种传染病称为“德里达病毒”，他利用这种病散播的例子基本上可以解释解构主义及其追随者兴起的原因，而且这种病毒还冠冕堂皇地渗入了菲利普·约翰逊的建筑风格（因为这种病毒就是这种建筑风格的本质）。在1939至1945年的战争之前，约翰逊还在支持当时广泛推广的国际式风格，并且还和H·R·希区柯克（H. R. Hitchcock）在纽约举办了展览来宣传这种风格。现在，那些本应该有头脑的人却在为解构主义欢呼，并把它当成一种“建筑新范例”；同时，那些道德丧失而又难以运转的建筑类院校强迫学生们成为解构主义的信徒（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称它们为“破坏环境的学校”，并且在任何讲道理的社会，我们都应该关闭这些学校，因为它们对我们的未来构成了威胁）。

这本非常出色而又极具思想的书推翻了著名而脆弱的解构主义理论，揭示了那些接受解构主义误导的人们是如何因为其深奥的理论而惨遭愚弄的事实。本书同时也告诫大家要注意解构主义的消极本性。这种所谓的“标志性”建筑造型参差不齐，空间令人非常不舒服，还带有许多荒诞而不切实际的角状空间，建设费用昂贵，而且不考虑城市文脉。我们还要建造多少这样的建筑？它曾经的荣耀已经归于上帝，人们的抱怨和不满越来越大，某些项目随着支持者的撤离也正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这些虚伪的知识分子为这一邪教/风格做出了道歉，但是这种风格的建筑就像挤压后的盒子，其正立面看上去就像是在碎瓷片上滑冰，因此即使是使用令人迷乱的非